



葛芮/文

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亚洲区总代表

中国在保护大象的征途上毅然前进

在6月初一个炎热潮湿的下午,我代表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特别会议中作证,支持政府提出的禁止象牙贸易的立法。

循着富有节奏的非洲鼓乐声,我来到香港立法会门口。禁止象牙贸易立法的支持者们正踩着节拍起舞,手里纷纷举着牌子,牌子上印着因为象牙贸易而被残忍杀害的大象。人数相对较少的一组抗议者一言不发地站在对面,手里的牌子写着:“保护中国古老象牙文化!”、“撤销象牙贸易禁令”和“补偿合法象牙”。

会议上听证代表同样是两极分化。

非洲护林员在会议中作证,亚洲象牙市场助长了偷猎战争的气焰,而受害者不仅仅是数以十万计的大象。刚果民主共和国加兰巴国家公园经理埃里克·马拉夫(Erik Mararv)向委员会讲述了偷猎者如何伏击了他的团队,并在一头“脸被砍掉”的大象尸体旁杀害了他的同事。

“中国政府拟在2017年底关闭中国大陆的象牙市场,这一举措让关停香港象牙市场的任务更加紧迫。”我在三分钟的证词中提出:“香港特别行政区越早关闭象牙市场,就能更加迅速地阻止非法象牙借道香港走私进入大陆。”

象牙商人要求赔偿,并指责政府彻底破坏了自己的投资。其中一位商人大哭出声,称自己无法把象牙作为遗产留给子孙。

“我抗议!我抗议!”另一位象牙商人在一位立法委员做支持法案的演讲时捶着桌子大喊。

还有一位象牙商人挥舞着政府机构颁发的CITES(《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进口许可,强烈要求给出解释,为什么从欧洲出口“公约前象牙”没有问题,而香港的“合法象牙贸易”却会被禁止。

看着眼前这出闹剧,我脑子里挥之不去的一句话是:“今天这个糟糕局面是什么造成的?我们能否吸取教训?”

CITES在1989年禁止了国际象牙贸易,因为疯狂的象牙贸易所驱使的对大象的猖獗屠杀将非洲大象的数量在此前的20年中减少了50%以上。这一贸易禁令即刻瓦解了包括香港在内的整个亚洲象牙市场。上世纪90年代,象牙价格下降,继而减弱了偷猎大象的动因。

香港象牙商人应该在当时就看清局势,退出这一贸易。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么做。他们在赌,赌这一贸易禁令会成为“过眼云烟”。

不幸的是,他们赌对了。CITES不断通过容许“公约前象牙”或“自然死亡大象的象牙”等方式为象牙贸易创造可乘之机,这些漏洞一再折损了国际贸易禁令的约束力和完整性。

就在非洲大象数量刚刚开始回升之时,CITES同意在1997年进行首轮一次性象牙销售至日本,然后在2007年进行了第二次象牙销售至中国大陆和日本。

“合法”象牙销售给消费者产生困惑。许多人认为,既然市场上已经公开售卖象牙,那么象牙贸易就是合法的。象牙的销售让许多象牙贸易商看到了可乘之机,将非法屠杀的大象象牙在国内“合法”市场上洗白。

合法象牙贸易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象牙价格暴涨,吸引了新老消费者收藏象牙、以象牙作装饰、投资象牙以及送礼;传统文化中对牙雕工艺的欣赏被扭曲为对象牙材质——“白色金子”的盲目追求;香港成为非法象牙的关键集散地,给执法部门带来了巨大的负担;香港海关分别在2006年和2012年查封了两大重量相当(近4吨)的走私象牙。但是第二批当中包括1200根长牙,是第一批600根的两倍。为了满足非法象牙市场的需求,偷猎者甚至连小象都不再放过。;2010-2012年3年间,超过10万头大象被杀害。

立法会会议当天,大家普遍认为不应该给象牙商人补偿,因为他们自己“错误投资”。香港居民黄良喜愤怒地责问:“我们为什么要去救助那些以屠杀生命牟利的失败行业?”

中国政府意识到市场对大象偷猎的刺激,在全球身先士卒,率先在中国大陆关闭了象牙市场。全世界的中国人也深有同感,其中就包括香港古玩收藏家协会副主席翟健民。翟健民于2014年加入了国际爱护动物基金会发起的“拯救大象罗拉,对象牙制品说不”的宣传活动,号召古玩收藏家“藏家收宝应取之有道”。

在5月底于香港举办的第十届国际拍卖会上,翟健民带头支持禁止象牙贸易。在他的倡议下,第十届国际拍卖会成为了“不含任何象牙和犀牛角”的拍卖会。

99 公益日别忘了筹工资



冯永锋/文

“自然大学”发起人

在中国,以穿山甲贸易为代表的野生动物地下贸易非法产业链已经延续多年,形成了非常强大、隐蔽、周全甚至有些恐怖的阵容。他们不仅自己拥有大量的豪车铁甲,而且腐蚀了好多执法人员。你这边刚刚向他们报案,那边你的信息就已经完整地泄露了出去。

但其实不是这些人有多强大,而是多年来他们没遭遇过真正的对手。只要有人和他们对抗,他们其实嚣张不了几天。

但仍旧有很多阻碍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愿意参与做野生动物保护的人还是太少;第二个因素,就是这些人总是很难筹集到工资。

结识中国民间的环保行动者二十多年来,我一直明白这个群体身上的最大痛点,即社会一直不太肯支持他们的工资,总以为他们身上怀有特异功能,凭借喝西北风就可以出生入死、纵横捭阖于江湖险恶之上。

世间人做公益,一种做救难,即遇上物质缺乏的,及时地给予一些,可能就能够帮助受益人焕然一新,这是很多人习惯看见和想到的;另一种叫赞赏,遇上他人不敢作而此人敢做、他人不能为唯此人能为的民间公益英雄,大家出于支持而毫不犹豫地给出感动之余的赞赏。

而对于民间环保行动者、民间公益行动者来说,无论他们处在何时何地,他们最需要得到的支持,永远是工资、工资、工资。其实他们需要的工资并不高,就是维持当地平均常态的生活水平就行。这些工资,就足以让他们更从容、更持久、更自信、更强大地投入到无边无涯的生态保护和污染防治伟业中去。

世界的公益,一般有两种,一种叫危险公益,一种叫安全公益。我所喜欢的民间公益行动者、民间环保行动者,基本上都在迎着危险公益的挑战。

这意味着,我们对他们的支持,有一种更为强大的义不容辞性。英雄上了战场,我们不能让他们背后也遭受暗箭之伤,我们更不能让他们家人的生活由此难以维继。我们不上战场,我们能做的,就是给出一丁点微弱的支持。这些微弱的支持连结在一起,就足以让一个电源得到充实,一个英雄得到前行的勇气。

因此,在每年的腾讯99公益日,我都在试验和倡导一个理想,就是让大家支持民间公益行动者的工资。

有好的消息是,项目从业人员的工资可算为项目成本,因此,完全可以放心大胆地写进去;有更好的消息是,你完全可以把人员的工资,直接做成一个“项目”,这样,以执行项目的名义,给民间公益行动者发工资;还有更好的消息是,在非定向捐赠、公益创投的风气的带动下,只要能够让资金变成通用的、可自由发挥的、不限用途的,这样的筹资方式,也等同于给民间公益行动者,筹集到了工资。因为,只要筹集到了工资,一个公益理想的90%,就可以得到实现。

何况,今天的公益中,行动型的、智慧型的、创意型的越来越多。一个人可能不凭借太多的物资依赖,就完成了一件惊天伟业,你说,这样的思想力和行动力,这样的胜利力和执行力,究竟值多少工资?

校长的分量



崔子研/文

资深公益人

据报道,由马云公益基金会主办的首届新乡村校长论坛揭幕,首批入选马云乡村校长计划的校长名单同时揭晓,20位入选校长每人将获得50万元发展基金,同时,马云基金会还将为他们组织国际游学、校长课堂,以及帮他们结成“乡村教育家”社区,共同探讨乡村教育发展模式等,供他们开拓教育模式,使乡村学校更具活力。

有人关注校长,是因为有人看重校长。校长对于一个乡村小学究竟有多重要?

笔者曾为河北某县一乡村小学募资援建一间希望卫生间(厕所),见到校长,校长的想法是,厕所干净卫生能引导学生卫生观念,厕所下面连着沼气池,能引导学生环保能源观念,最后才提到爱心捐助就是爱心传播,对培养学生爱心有好处。很质朴,但很深刻。

笔者曾到黑龙江某乡村小学走访,校长喋喋不休的就是希望我们帮助募得一辆15个座的客车做教师班车(大概需要30多万元),来往于县城。原因就一条,交通问题直接影响

教师稳定、教育质量,校长慨叹:“留不住人啊!”

汶川地震后,去灾区验收希望小学,问校长新的需求是什么。校长说:“要想提高教学水平,我们最需要培训,走出去,请进来。我们太封闭,新知识太缺乏,有东西都用不好。”

校长的话听过很多,笔者也十分注重校长的意见,也尽力帮助。校长是第一线的教育管理者、知情者,他们最知道缺什么、要什么、急什么、办什么。一笔公益资金,往往按捐赠人意愿落实、公益组织项目落实,当一一对应的时候,捐赠洽合的时候,没有问题,会发挥好作用。但笔者确实见过捐赠不是十分对路,捐赠资源闲置的现象。

因此奖励乡村小学校长50万元发展基金是个很好的创举,因为这是看到了校长的分量,看到了校长的作用,更是看到了公益慈善中的雪中送炭、实事求是的精神。又得为马云先生和关心乡村小学校长的人们点赞了。